“常春藤”来了！京城名医组团公益送医到基层

“北京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签约帮扶地方医院提高软实力，让偏远地区百姓也享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我们不是为了钱……看到帮扶的地方普通医院升级为当地最好的心血管医院，我们的能力得到了证实，也显得格外有意义

本报记者强晓玲

5月19日，闷热了几日的苏州，天气开始变得凉爽。

比起前几次论坛的繁忙，此次汇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500余人的医学健康年会，“总导演”、心脏外科医生吴永波显得悠闲了许多。

受邀落户苏州的常春藤论坛办到今年已是第四届，“医学、人文、艺术”的主题追求，越来越受到各地政府、企业、医生们的青睐，而这些仅是吴永波他们众多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定期举办义诊、关注孤独症儿童、举办慈善公益音乐会，通过多媒体形式向大众传播健康理念。**“北京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以下简称“常春藤”），是由一群怀揣家国情怀的北京各大医院专家级医生联合发起的公益社团。**

作为“常春藤”联盟主席，吴永波和盟友们有一个梦想：让有理想、有能力的医生发挥特长与潜能，**让无论地处多么偏远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有质量的医疗服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及国家级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医院的医生，吴永波更希望通过联盟组织，让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医者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

于2014年11月**率先与“常春藤”签约帮扶合作的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中心医院，如今已发展成为以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为重要科室的省内知名医院**，让地处边陲的患者愿意留在当地看病。

2015年3月，“常春藤”签约地处万州的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如今该院心血管外科年手术量已达270例，**当地医生被培养成了省里的专家**，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几年试水，“常春藤”初期计划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那些曾经在市县级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医院已然“华丽转身”，医疗水平多数位居各省前列**，不仅留住了当地患者，更吸引了周边以及省外的患者。

如今，“常春藤”与22个市县医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大批北京高端医学专家定期下沉基层医院，就心内科、心外科、妇产科、脊柱微创等十几个学科的义务帮扶，逐渐探索出构建市县级医疗机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常春藤模式”。

吴永波自信，通过这样手拉手、长时间的带动，“提高地方医疗临床等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大病不出县，从而达到分级诊疗的目的，**为市县级合作医院培养出和北京专家一样水平的医生**，真正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上、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京城名医来“看你”

作为最早跟“常春藤”签约帮扶合作的基层医院，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中心医院几年来的变化，让王学生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联盟主席北京阜外医院心脏外科吴永波医生（右一）在安徽铜陵市人民医院帮扶心脏外科进行手术示教。

◀联盟会员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专家王芳韵（前排右二）在陕西石泉县人民医院开展基层帮扶教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早在2013年，时任农垦宝泉岭中心医院院长的王学生，通过派医生到北京阜外医院进修的方式结识了吴永波。

基层医院医生到一线城市大医院进修学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培养基层医学人才的重要方式。但基层医院的资源配套、患者数量，以及背后的技术支持，制约了进修医生回到本地学以致用。**“真正一些较为复杂的手术，我们还是会以医院的名义，依靠各种关系从北京请大夫过来会诊。”**王学生说，一直以来，这种“飞刀”现象在全国基层医院非常普遍。“而基层医院在培养人才方面花了大笔培训费用，成效并不明显。”**他向时任北京阜外医院医学部副主任、外联部部长吴永波诉说了这些苦恼**。

一年前，吴永波在北京牵头组织的“医师学术沙龙”已小有名气，汇聚了辐射北京各大医院中层以上的医疗专家，大家不定期聚在一起组织活动、讨论学术。此时，国家医疗改革正在推动分级诊疗，积极组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但下沉的效果不确定。“沙龙”上不少人提议“主动做些事情”，分担一些医改的“忧愁”，“北京常春藤高端医学人才联盟”便诞生了，吴永波任联盟主席。就这样，王学生的需求与吴永波的想法一拍即合。

2013年10月26日，吴永波带着北京专家一行6人，来到位于鹤岗的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中心医院，**这里地处边陲，距离俄罗斯仅有60公里**。尽管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但北京的专家们热情很高，参观考察后，对于如何帮扶建设很有信心。

医院当时设有肿瘤内科、心内科等科室，“有一定规模，但不规范。”王学生说，没多久，北京的第二批专家就来了，他们深入科室去了解，做规划，然后定期指派专家来医院，“这跟以前需要专家来给病人做手术的‘飞刀’不一样，那是迫不得已，更没规矩。”王学生看在眼里，每一次专家们都会制定目标，从查房、会诊，到开展一系列医学教学工作，“这些医生是真教啊，他们做手术在确保医疗安全的情况下带徒弟，这不就契合了国家下推的分级诊疗制度吗！”王学生感慨，“制度很好，但基层不强。着急救命呢，你这边解决不了问题啊。”

经过几年的努力，黑龙江农垦宝泉岭中心医院各科室不断规范、科学、壮大。患者逐渐多起来，医院也不断孵化出新的科室，走向良性循环。“开始我们也宣传，后来几台救命的心脏手术做下来，患者口口相传，就都找来了。”

帮扶期间，“常春藤”多次选派优秀的医生赴宝泉岭开展义诊活动。2016年6月13日，13名来自北京阜外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医院的专家来到这里。消息一出，头一天晚上中心医院周边的酒店客房全部订满。“大家伙知道，这在家门口就能请北京一流专家看上病，太难得了。”王学生说，那天早晨不到六点，周边赶来的群众排起长队，从医院一直排到了外面。

如今，农垦宝泉岭中心医院已成为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基层建设的范本。医院辐射周边两县一地区的三万多患者，**达到90%大病不出县**，不仅提升了医院医疗水平，使当地百姓受益。同时提高了基层医生临床医学技能，增加了收入，稳定了队伍，“我们医生收入水平保持在当地前列。”尝到甜头的王学生已然成了“常春藤”的忠实“粉丝”。

“帮扶”与“成长”

5月18日，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刘峰赶到苏州论坛欢迎晚宴现场，已是晚上8点，他跟同行医生刚在就近的位置坐下，李巅远便笑眯眯地过来招呼他们。

“广元也是我的家。”作为联盟会员医生，李巅远还有一个身份——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名誉主任。

2016年，时任北京阜外医院医生的李巅远，因为一个朋友在广元挂职工作，穿针引线中，把“常春藤”带进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亲自开始进行学科建设帮扶工作。

从此，放弃了休息日的李巅远，每个月至少北京、广元之间往返两趟，哪怕自己有离不开的事也会安排其他会员医生前往，就这样一跑就跑了整整两年。每次除了门诊、查房、培训，至少有一天，十几个小时是在手术室里度过。几次，严重疲劳导致身体透支，李巅远病倒在广元。他也常跟刘峰开玩笑，“我迟早在这给报废了。”

哈哈笑过，李巅远又一脸认真。他说，看着一个曾经的初级科室，因为一个扶助项目，如今发展成为包括外科手术、麻醉、体外、术后恢复室等十一个科室的心血管综合治疗中心，“作为一名参与者、推动者你说我高兴不高兴。”他一连用了几个“高兴不高兴”。

2017年5月，李巅远治愈了一名精准扶贫对象、二十几岁的风心病患者，广元电视台对他进行了报道。那名原来连走路都很费劲的病人，如今不仅可以贩卖蔬菜，还时常在外打工帮人维修空调，这一切连病人自己都没想到。报道播出后，李巅远更成了广元的名人。

“在广元，上至市长下至老百姓，都知道有一群北京专家。”李巅远开心地说道，自己每次在机场搭乘航班时都会受到不一样的礼遇，“大家都知道嘛，优先值机、安排座位，很温暖，我们也把广元当家了。”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正是在联盟医生一趟趟的努力下，成了川陕甘交汇贫困地区里治疗心血管病最好的医院，当地百姓再也不用跑到成都、西安甚至北京去看病了。“2016年，我们一年的手术量和治愈率就突破了100例，用当地医生的话说，突破了医院几代人的学科梦想’。”

从一个人帮助一个科室完善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治疗中心，李巅远觉得几年里，在广元的工作实践更多完善了自己在医疗建设综合管理方面的能力，而这些，是在平时医院工作中和从前飞往基层医院的单一性“飞刀”手术相比，“除了内心的获得感，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提升是飞速的。”奉献付出中的“舍与得”让李巅远更加坚信“联盟的发展也是自己的发展”。

2018年3月，李巅远已经有了新的身份，作为中山大学第八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心胸外科主任，他把自己的“广元经验”得心应手地运用到新的工作当中。他说，他和广元的故事还没完，帮扶还在继续，“因为我是‘常春藤’会员。”

“成人达己”

“医疗的基本模式是病人和医生，不是机器和病人。医疗服务不能单纯等于医疗技术服务，医学人文情怀是永恒的，是永远不能丢掉的。”5月19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在“常春藤”论坛上阐述“人文是医学的一只翅膀”。

“患者渴望温暖医疗，医生期待职业荣光。”论坛上，吴永波结合联盟及自身发展，指出“‘成人达己’已成常春藤联盟发展的共识。”他说，“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全民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医疗回归公益，医生被空前重视。”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医疗条件发展不平衡，与大城市相比，**各地市县，尤其是偏远地区，虽然也配备了一些优良的硬件，但医疗条件上的差距依然很大**。这恰恰需要发挥“常春藤”医生的医学人文情怀，**帮助基层医院提升软实力**，“我们的会员都是各医院各领域顶尖的医生，都带过研究生、进修医生，也经常出去讲课交流，在培养人才方面有经验。”

他坚信，“医院有帮扶需求，医生有奉献精神，通过项目实现医学科学与人生追求价值最大化。只有增加足够数量和足够质量的各级医生，分级诊疗才能真正实现。”

几年来，“常春藤”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做了很多健康传播、健康教育的公益工作。在“大义诊”“进校园”“大讲堂”健康走基层等诸多公益活动中，“星星营地计划”是最有特色的一个。联盟通过多种活动募集善款，在北医六院主导下，针对自闭症儿童家长进行培训，使近六百个自闭症儿童家庭受益。在2018年新春公益音乐会上，戴玉强、沈腾、韩雪、吴刚等明星到场为自闭症募捐。

除了完成医院繁忙的工作，参与基层医疗帮扶之外，吴永波积极倡导会员医生走进健身、理财俱乐部、羽毛球队中去快乐的生活。还组织了帆船赛、马拉松长跑、游艇出海等时尚活动。“work hard play hard（**努力工作、快乐生活**）”，让这些人到中年的医者们在高端联盟里找到强烈的归属感，“我们希望通过医生幸福实现患者幸福，通过患者幸福再次提升医生幸福。”

“我们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有一群脾气相投的兄弟姐妹才聚在了一起，我们把联盟当家，愿意在一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看到帮扶医院升级为当地最好的心血管医院，我们的能力得到了证实，也显得格外有意义。”说起联盟，李巅远有些激动，“不要总问国家能给我什么，而要问我能给国家做些什么。”

“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恋……”

5月19日晚，论坛晚宴上，联盟医生们载歌载舞，放声歌唱，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齐声合唱。

常春藤工作人员范涛沉浸在这种欢乐中，他想象着在很多很多年后，某位医生会在交班时感慨：在那个年代当个医生，真好啊……

“青光眼乐队”：医学“科普小清新”播撒医者仁心

本报记者雷琨　实习生李蔚瑄

“青光眼”是一支挺特别的民谣乐队。**队名取自一种眼科疾病，代表作的主题也是病，9名成员都是85后医学博士**。“共同的医疗背景让我们不满足于谈情说爱的靡靡之音，我们希望**借助音乐传达更多健康理念**，有一种民谣，叫科普小清新。”在乐队的豆瓣主页上，他们这样介绍自己。

不打算“出道”的业余乐队

从2017年开始，青光眼乐队的影响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撒贝宁在央视《开讲啦》现场表示愿为他们“打歌”；新华社的新华视点、共青团中央、中新网等微博大号先后转载有关他们的短视频；爆款音乐综艺节目向他们递出橄榄枝……

眼科博士刘梦媛在一家外资医疗公司上班，也是乐队的经纪人。但她显然没有带队友“出道”的打算。她告诉记者，最开始组乐队“就是几个同学找个由头，聚在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

“青光眼乐队”主要成员都是北京大学医学部2005级的学生。2014年，他们驾车去京郊踏青，走错出口一路开到了凤凰岭，同学眼中的“中华曲库”曲音音随手弹起了尤克里里，几个人和着琴声唱歌。兴起之处，曲音音蹦出了成立乐队的想法。春游归来后，她写出了乐队的处女作《青光眼》。

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麻醉医师，曲音音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源于她每天都要进行的术前谈话。在对患者进行麻醉前，她总要先问上一句，“你有青光眼病史吗？”如果对方说有，有些麻醉药物就得慎用。但当病人面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反应是反问一句：“什么是青光眼？”

一般患者对这个病的知晓率很低，但事实上，**青光眼的发病率虽然不高，却是世界第二大致盲性眼病**。青光眼的就诊率也很低，此前在医院工作时，刘梦媛见过许多直到病程的中晚期才来接受检查的青光眼患者。

一步步失去视力、走进黑暗，而且无路可退，青光眼让曲音音感受到“一种蓄势待发即将喷薄而出的反抗精神和逐渐恶化的宿命感”——

“你说你眼胀、眼痛/你的眼前有彩虹……快快把那、把那眼压降/眼科中心找专家。”

曲音音把要提醒患者的话一股脑地写进歌词，处女作《青光眼》就这样诞生了，同名民谣乐队也随着这首用手机录的“极简版”首波主打正式成军。“民谣是一种适合讲故事的音乐形式，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去做医学科普，去介绍人们不了解的罕见病、去澄清误解**，告诉更多的人，如果你或是你身边的人得了这种病，该找谁求助，该如何面对。”曲音音的想法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同。

为了让几个小伙伴全都参与进来，除了主唱、鼓手、键盘这些“常规配置”，青光眼乐队还有几位职能非常特别的乐手，比如“灵魂舞者”——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医生石磊。乐队成员个个忙，白班夜班连轴转的石磊又是大家公认最忙的那个，“乐队的演出、排练等活动我多数都参加不了，但我的心会随他们起舞。”

组队时“一个都不能少”，真到演出时却常常是“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曲音音说，对青光眼乐队的成员而言，本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别管多重要的乐队活动，都要服从医院的排班表。所以，“我们排练、演出，都是谁有时间谁去，人从来没齐过”。

医学科普上的专业选手

尽管乐手分工显得有些“随意”，但青光眼乐队的定位却一直很明确——**用轻松的民谣音乐，做严肃的医学科普**。

身为主唱，在创作方面，曲音音是绝对主力。医院里的人间万象，临床中遇到的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都是她的灵感来源。

“手术之前也是一样呀/别再吃那么多/牛奶巧克力薯条香蕉奶昔果丹皮牛油果黄瓜西红柿火龙果瓜子蜂蜜芝麻糊咖啡可乐小！浣！熊！”

和《青光眼》差不多，这首《术前禁食指南》也是曲音音和病人“谈”出来的歌。“每次我们都会嘱咐病人，手术之前必须禁食，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可患者的想法特别多，觉得不让吃饭、喝水，那就吃点别的、喝点别的吧。”碰到因为患者吃东西而延误手术的情况，曲音音觉得可惜又无奈，“你越是单纯地强调不能吃、不能吃，就越加深了病人对吃的印象。”所以在歌词里，她干脆把患者在术前偷偷吃过的蔬菜水果零食饮料都列了出来。把这些“违禁”食品写完一看，“就跟相声里的贯口一样”。

歌词可以是有趣的，但他们做科普的态度却是严谨的。成军4年，青光眼乐队一共推出了13首单曲，绝对说不上高产。除了本职工作实在太忙，这跟他们严格的“品控”机制也有关系——每写完一首歌，曲音音都要把歌词传到他们的9人微信群里进行“科学性修订”。

为实现科普效果最大化，除了推出单曲，乐队一般还会给每首歌对应的疾病配一篇科普趣文。有时候，为了这一歌一文的准确性，乐手们下了班还要去翻医学文献。“既然做医学科普，一定得保证歌曲里涉及的医学知识不出错。”乐队手风琴手、北医三院心脏内科医师曹轲说。

“医生做科普是没有‘硬指标’要求的，它和工资啊、职称晋升什么的完全不挂钩。”曲音音坦言。但在这个信息过载，健康谣言充斥微博、朋友圈的时代，几位乐手还是把“面向公众发声”视作自己身为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普其实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因为它面向的是全体公众。通过科普，你能触及的人，可能比你一个月、一年接诊的患者都要多。为公众普及一些基础的医学知识，对改善医患关系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曲音音说。

在临床一线工作多年，这些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发现，**很多时候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源于对疾病的不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治疗效果的过高预期，而科普可以逐渐改变这一切。

尽管目前“青光眼”的官方微博上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但乐手们还是欣喜地发现，他们的歌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听众去正视疾病、关心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目标是歌红人不红。”乐手们说，他们正在一点点接近这个目标。

有时治愈，总是安慰

有媒体把青光眼乐队的歌单比作一份“疾病手册”，上面除了《青光眼》，还有《甲亢》《狼疮》《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这份“手册”中，一首“星座歌曲”《巨蟹座》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巨蟹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ancer”，而“Cancer”还可以翻译为恶性肿瘤。这一次，乐队没有用病名做歌名，为的是“不吓跑听众”。

“当你的端粒越来越短/当我的青春望不到边/……最美不过夕阳红/……让我们享受春天的莺歌燕舞/……冬天一起看雪飘在我们的院子”

《巨蟹座》全部时长只有两分钟，却层次丰富。它从一个肿瘤细胞与肝细胞的“爱情故事”写起，中间插入了《夕阳红》的歌词，再以四季之美作结——患癌不代表夕阳西下，欣赏过今日的晚霞，当新的一天开始，生命还有无限可能。

与乐队其他“实打实”介绍疾病的歌曲相比，《巨蟹座》的人文关怀色彩更浓郁。歌词的起承转合是曲音音和吴舟桥一起商量出来的。**他们希望用这首歌告诉大家，在现有的医疗水平之下，癌症正逐渐变成一类可控的慢性疾病**，而眼下最需要改变的，是公众“谈癌色变”的恐惧心态。

作为一名肿瘤外科医生，乐队鼓手吴舟桥说，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是“既医病、也医心”的。**在他所在的北大肿瘤医院，院方专门开辟了“心音坊”，请志愿者来为患者演奏音乐**。他和曲音音就曾代表乐队，在“心音坊”为住院病人现场演唱过这首歌。

那场演出对乐手们的触动很深，“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有些患者刚做完手术，还插着胃管、推着点滴架子就来看演出了；我们唱歌时，能看出观众的动容，他们能听懂你要表达的意思、能接受你想传递的情绪；演出结束，有病人专程过来说我们唱得好，唱进了他们的心里。”曲音音回忆说。

医生可以走进患者的心里、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不只是医术，还有交流、慰藉和爱——对患者产生正面的影响**。吴舟桥坚信这一点，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即使是那些重症晚期的患者，你也可以改变他们对疾病、对生活的态度。”

医学当然不是万能的，几位乐队成员都承认，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面对病魔，医生有时也会和患者一样，陷入一种无力感之中；所不同的是，他们不能被无力感裹挟，而是必须在正视“无力”的前提下，穷尽一切办法去寻求更“有力”的治疗方案和更“有爱”的人文关怀。

某个工作日的夜晚，曹轲望着北医三院门诊楼的灯光，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职责是用医术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至少是用爱缓解他们的痛苦。”**这让记者联想起特鲁多医生留下的那句为全世界医者世代相传的墓志铭：“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在青光眼乐队的作品中，你总能听到那些从词句和音符间流泻而出的医者之心……